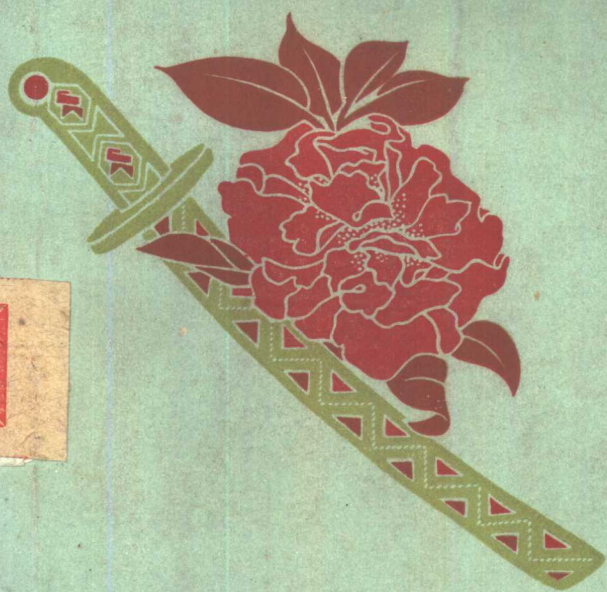


人伍卡

吳源植著



人 低 作

吳 源 植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什 伍 人

著 作 者 吳 源 植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 1/8 字数：122,000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553

定价：(八) 0.62 元

內 容 提 要

在我們祖國的西南邊疆，散居着不少勤勞勇敢的少數民族，其中有佤族、傣族和苦聰族。他們在過去，由於反動政府和統治階級的歧視壓榨，过着原始的非人的生活，解放以後，撥開烏雲見晴天，獲得了新生。這本集子裡的十二篇小說，就是描寫他們的今昔生活和鬥爭的：一方面控訴了舊時代反動統治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他們痛苦悲慘的生活遭遇，以及可歌可泣的反抗鬥爭；另一方面歌頌了解放以後在黨的正確偉大的民族政策下，他們得到了政治地位，消除了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民族隔閡和偏見，成為偉大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員，與各族人民一起，向着美好的未來邁進的新的生活面貌。作品又着重描叙了一些漢族幹部、解放軍戰士在給予兄弟民族以文化、科學衛生和進行建設中所表現的英勇可敬的共產主義精神。

目 次

侏儸人	1
康朗音和他的儿子	26
同志的女儿	37
石壁古弩	53
侏儸姑娘	67
藍湖青松	84
李晴	102
两个电话兵	117
在青山怀抱里	133
一朵玫瑰色的云	145
号角唤醒了古寨	158
紅河之子	177

侏 伧 人

七年前的春天，党派我率领一支武装工作队到祖国最西南边境的侏伧山去开辟工作。当时，这个古老的山区到处是残匪；侏伧山在混乱动荡之中。

我们进入侏伧山的第二天，便和敌人进行了一场战斗。战斗结束后，夕阳已落到群山后面去了。我们还想赶路。忽然发现一座山峰的林梢上，飘着淡淡的青烟，我们认为敌人，就派了几个战士前去搜索。

没有多久，派去的战士就回来了。他们在老远的地方就高兴地叫着：“侏伧人，是侏伧人！”

原来，他们看到一个侏伧人背着竹筒子从山腰的一个石洞中走出来，在山根的涧里盛满了水，又回到石洞中去了。青烟就是从这个石洞中飘出来的。

从昨天起，我们就喝的是侏伧山的泉水，渴望着见到侏伧人，现在一听说有了侏伧人，我便高兴地命令同志们：“不走了，就在这儿宿营！”

我们向山腰的石洞爬去。这时，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但同志们都很高兴，有的还准备了礼物，有的还想好了见面时该说的几句话。

没想到大家的火热的心象是落到冰窖里去了。我们爬到

洞边一看，山洞是黝黑而沉靜的，山风钻进去兜了一个圈子又冲了出来，发出呜呜的怪叫声。战士们說：“真怪，剛才明明看到有人到这儿来了的嘛！”

我在洞口站着。隔了一会，洞子里面发出一种輕微的悉嗦嗦的声音，我明白了，朝洞里喊着：“別怕呀，作伕兄弟……”

言犹未了，一股风突然迎面扑来，一个黑影閃到我的身边，这个人背上还背着什么。紧接着，我的左肩象灌进了熾热的鉄液似的，一陣难忍的疼痛，使我禁不住“哎哟”叫了一声。

“特务，特务！”一个战士嘩啦啦地拉着枪栓。

“你要干什么？不准开枪！”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枪筒。直到崖下的野草、灌木丛里发出沙沙的声音，人影消失后，才放开手。这时，我感到膀子上还扎着一个什么东西，牙一咬，把它拔了出来。

山洞的角落里有一堆炭火在閃光，看样子是不久以前被压灭的。一个战士朝里面添了一把干草屑，用棍子搅了搅，便腾起了新的火焰。

黑血順着我的手臂淌着。借着火光，我看到这是一把小匕首。同志們为我包扎伤口的时候，我細看着这个小物件——榆木削成的把子，上面纏着漆藤，刀刃藍茵茵的。我用手指輕輕地抹去了刀尖上的血，拿起身边一根大拇指粗的枯枝試試刀鋒，枯枝剛碰上就折断了。“好厉害的家伙，要是插在我的脖子上，那就完了。”我这么想着。

火光照亮了石洞。石洞是天然形成的，大約有三四公尺寬，四壁凹凸不平，石縫中滲滴着泉水，石壁上倚着一根长竹

筒子，里面是灌得满满的泉水，旁边还摆着一口破成了月牙形的铁锅。另外，就是一堆松软的干柴，半只烤熟了的岩羊，看样子他们为了躲避残匪，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多天了……

他们过的是多么困苦的日子啊！战士们反复搬弄着这些用具，好象这是什么珍贵的物件似的。

我们既然已经惊动了他们，他们怎么还能住下来不走呢？我一挥手说：“同志们，把东西放下，走，我们不在这里宿营了！”

我们怀着留恋的心情离开了山洞。为了使侏僂人再回来，临走前，我们还留下了一点火苗子。……

侏僂山区人民是这样落后，贫困，甚至还残留着原始的生活方式，但这里也有着极少数的珠米，^①他们不仅拥有一排排的谷仓、满楼的牛头骷髅，^②还养着十几个奴隶。虽然他们不象其他地区的地主那样豪富，但也可算寨子里的财主。在他们的粮仓里所装的，同样是痛苦、眼泪和罪恶。有的珠米甚至和残匪勾结着。斗争是复杂的。我们既要做好群众工作，又要做好对上层人物团结改造的工作。

这天，我带着两个同志，到了一个珠米家里。

这个珠米很瘦小，戴着一顶下等英国呢的毡帽，爱笑，对我们似乎很热情，只是他那多变的眼睛，象一支山鹑，令人看来感到不舒服。

① 即奴隶主。

② 侏僂族上层人物把每年剥的牛头骨存起来，作为财产来炫耀自己。

我們送給他的禮物他全都收下了。我還沒開口他就搶着說：“嘿，嘿，一家人，一家人，我也是苦吃苦做的人……是毛主席的福才……嘿，嘿，过了好日子的……”他牽強地用了許多新名詞，說一句話笑三聲。

不知什麼時候，我聽到有人咳嗽了一聲，這時，我才發現就在我身後的套間影里還立着一個人。我斜着眼睛瞧了一瞧，看到這是一個手持腰刀的侏僂漢子，濃眉大眼，赤裸着上身，他那麼直盯盯地瞅着我，眼中還帶着一種不善意的神色，我不禁戒備起來。

珠米似乎發現了我的神态，他站起來，從壁上摘下來一根鞭子，扭轉身去，吆喝道：“羊宰了沒有，叫你宰羊接待客人去，……”說着，把他支走了。

珠米轉過身子坐下來，舉起杯子說：“來一杯，我再敬你一杯，日後，有什麼不到之處，請多加管教！”

傍晚，珠米把我們安排到離寨子很遠的一間草房中去住宿。曲折的小徑，兩旁盡是离奇的灌木、荊叢，可怕的枯樹蛇藤，我們在這條路上走着，從寨子到住地去。忽然聽到後面有腳踏樹枝的折裂的聲音，扭轉頭，便看到荊棘叢間閃過一個人影。

“誰？站住！”我拔出腰里的手槍追了上去，那個人卻不見了。

晚上，我想着這件事情，怎麼也睡不着，這時，遠遠的山谷中澗水在流响着，寨子里傳來一陣陣象狼叫一般的狗吠聲。

為了提高警惕，我叫醒了兩個戰友。我們用衣服把被子填塞得圓鼓鼓的，把蚊帳也放了下來，火床中留下了幾絲火苗子，把鞋子脫在門口，然後出去了。

三星剛剛西斜，几个幽灵似的影子接近了我們的草樓。敌人是从离我們隱蔽处很近的地方过去的，因而看得很清楚，这些人全都是殘匪，其中只有一个侏侏汉子，好像是誰派来为殘匪引路的。

我在同伴的耳边以极輕微的声音說：“記住，只消灭殘匪，不要打侏侏人……”

空气中漫着汽油味，沒有多久，我們的草樓四周便升起了濃烈的火焰……就在这时，我們的枪也响了。

敌人中了我們的“空城計”，在地上留下了几具尸体。我們立刻进行搜索，却没有发现剛才看到的那个侏侏人。

“站住！”那边有我的一个战友在叫，接着是咒罵的声音，好象在搏斗。

我跑过去，看見一个个子高大的侏侏人压在我們那个同志的身上，我朝空中放了一枪，才迫使他站了起来。我命令他丢掉手中的刀。在朦朧的晨光中，我看到这个侏侏汉子，赤裸着上身，濃眉大眼，穿着一条和他皮肉差不多黑的藍靛色的褲子，我覺得很面熟。

他挺胸站着，臉色发白，脑門上有着一层細小的汗珠，显然是怕我要杀他。

我把刀拾起来，看了看后递給他，他没有接，眼光由剛才的固执、畏惧轉成疑問，显然，我把刀还給他，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我在他刚接着刀的时候对他說：“侏侏兄弟，是有人要你来的吧！你这是为別人卖命。看样子我們都是穷苦人，没有什么怨仇，要說到我們共同的敌人，應該是这些土匪！”我指了指

指躺在地上的殘匪。他沒有作聲，拖着刀走了；但走得却是那麼慢，仿佛一面走還一面在思索着我的話。

天亮了，珠米來了。匪徒們的屍體，使他大為震驚。不過，這種震驚在他的臉上一閃便過去了。接着他又擺出一副殷勤的笑臉，連聲說：“有罪，有罪，讓你們受驚了！……”

在他那瘦削的笑臉上，充滿了虛偽的神情。我忍住滿腔憤怒，把牙齒咬得吱吱作響，指着那些屍體說：“這就是匪徒們的下場！”

珠米立刻陪笑地說：“是呀！草樓燒了就算了，你們搬到我的家里去住吧！”

我們拒絕了他的邀請，也沒有接受他送來的被子。當天，我們搬到不遠的一個小山寨里。房主是一個勞苦的、瞎眼的佻佻婦人。草樓破舊、傾斜，却很寬敞，屋子里除了一些干草、竹筒、木板之類的簡陋的家具之外，什麼也沒有。用佻佻話來說，他們真是些勞苦得依靠山林、泉水來活命的人。住了兩天，我才知道這個老年的佻佻婦人還有一個兒子，在給一個珠米當奴隸，前些日子她兒子還背着她離開了山寨，躲了一陣殘匪，後來又被珠米把他逼回來了。他兒子叫艾布月。因為他祖上欠了這家珠米的債，一條奴隸的鎖鏈就鎖住了他家的世世代代。

晚上，我又睡不着，老覺得這草樓中有什么在牽着我的心。我的眼光落到倚在屋角落裏的一只盛水的竹筒子上，又落到了一口破鍋上……哦！想起來了，我見過這些東西，我在另外一個地方見過這些東西。

我的眼光繼續在草樓中搜尋着。借着火床中半明半暗的

火光，我看到壁上挂着一張中字形的小弩，弩边还有一只空着的小刀鞘。望着它，我心中在衡量着。

我从手枪的皮匣子里抽出那把匕首，推开了盖在身上的草，輕輕地走了过去，把它插进了刀鞘。呵！这匕首和刀鞘是多么吻合呀！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摸了摸肩膀上留下的那块黑疤，又輕輕地走了回来，沒有讓誰知道这个秘密。

我們对这个穷苦的什低妇人，就象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她的儿子沒有回来过，草楼被我們收拾得干干净净；吃个什么，总要省下一些送給这个什低母亲。有一次，她病倒了，我們还把她背到很远的地方去看病。她的眼睛看不見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名字，但她却象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摸着我們，叫我們“解放”^①、“毛主席的人”……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突然被一陣极輕微的脚步声惊醒，立刻看到樓門影里站着一个人；火床中的火光落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望着屋里的情况，怔住了。我俩四只眼睛的光芒象箭一样碰在一起了，当我再仔細一看时，我惊奇得几乎要跳起来，这就是那个穿着藍靛色褲子，赤裸着上身，濃眉大眼，軀体高大的什低汉子。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来，首先看看母亲，然后解下了腰間的弓箭和长刀，搓淨了赤脚上的干泥块，然后，紧偎在母亲的身边睡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了过来，大吃一惊，艾布月和他的母亲都不在了，显然是他把母亲背走了。这是为了什么呢？是不

① 即解放他們的人的意思。

高兴我們在他的家中住嗎？我們很耽心和焦慮。快到天黑時，艾布月又把母親背回來了。這個瞎眼的老婦人對我們象往常一樣親切，艾布月的臉色也很平靜。很顯然，他把母親背出去後，向母親問了有關我們的許多事情，看樣子他對我們並沒有什麼惡感，我們的心安下來了。

此後，一連兩個晚上，我都被他的輕微的脚步聲所惊醒。他半夜回來，只在母親身邊睡一會，天亮前便走了。

有這麼一天，天還沒黑他就回來了。他盤腿坐在晒台上，眯着眼一邊撥動着懷里的弦琴，一邊唱起歌來，歌聲粗獷，含着無限的憤恨和悲痛。

等他唱完了一支歌，我在他的身邊坐下來，拿過他的弦琴，撥彈着（其實我並不會彈）。他好奇地看着我，突然說：“我們的琴不好，歌子也不好！”我明白他這是在探測我的心意。

我說：“很好，很好，你教我唱吧！”他看着我，當他發覺我的話是出自真誠的時候，點了點頭，接着，他教我唱了這麼一支歌：

.....

什瓦山，山連山，

年年山寨响木鼓。

人們問我什瓦受了多少苦，

我哪能知道，

去問那江河和青山吧！

問它卷走了我們多少血和泪，

問它埋葬了我們什瓦人多少白骨和頭顱。

.....

这歌子很好，它使我们互相更了解，也把我们的心連結在一起。在唱完这支歌子时，我忽然发现他的脸上象有泪痕，但他却不等我再細看，便抱着琴扭身站起来說：“明天我要走了，到那边黑山老林里去！”說着，他指着暮色中的昏昏茫茫的山影。我認为他有意把話題岔开，也就沒問。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們便見不到艾布月的高大的身影了。我們是多么想見到他啊！他的年老瞎眼的母亲也在叨念着自己的儿子。

一天晚上，我听到一陣沉重的不平常的脚步声，以为又是艾布月回来了。但是进来的却是另外一个不認識的侏僂汉子。在他的背上还背着一个人。他亲切地叫了艾布月母亲几声：“阿媽！”便把背上的人放到火床边的木板子上。

这个人滿臉是血，左肩上的肉被什么撕去了一块，血染紅了半个身子，我几乎惊得叫了起来，这就是我們日夜怀念的艾布月呀，他怎么搞成了这种样子呢？

我一打听，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珠米为了发更大的財，每年都要赶着“娃子”們到深山老林中去捉老虎。为了节省开支，只給刀矛弓箭，連一支火药枪也不給。年年都有好些人不能活着回来。而艾布月，就是在捕捉一只大老虎时，和老虎搏斗，被老虎咬伤了的。

“艾布月！”

“艾布月！”

“是我的艾布月回来了嗎？”艾布月的瞎眼的母亲在叫着，

并且双手乱摸，当她摸到躺在板子上的儿子时，眼泪流了下来，说：“怎么啦，我的艾布月怎么啦？”

“艾布月被野兽伤着了，没有关系，阿媽你别急呀，你别伤心呀，我們一定想法子把他医好！”

我派了一个同志連夜到我們武工队的住地請来了医生……

艾布月的伤渐渐地好了。他养伤的过程，也是我們友誼增长的过程。在这段日子里，我們无所不談。他感激我們为他治伤，照顧他的母亲，也为过去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难过，他并且告訴我，他不想再为人家当“娃子”了，他希望用这次自己拚着一死捕获到的那只老虎，为自己“贖身”，把他家的世代从奴隶的鎖鏈中解脫出来。

我們人少，工作又多，要长期地住在一个山寨里，那是不可能的。不久，我們要走了。

临走时，我們还为艾布月开了一块地，选播了一些純淨的稻种。

离开他們山寨的那天，艾布月一程又一程地送着我們，这么个粗壮的大汉子还流出了眼泪哩！我告訴他：我們不会离开侏侏山的，改日再来，希望他很好地照顧他的母亲。他站在山岭上，一直望着我們走下了漫着云霧的峡谷……

我們在山岭中战斗、工作着，雨季到来了，侏侏山整天躺在云霧之中，这种日子，山石生寒，劳苦的侏侏人只有依靠火来生活。

一天晚上，我正在一个侏侏人家，对他們談着未来的生

活，大风呜呜地从山岭的上空刮过，风中忽远忽近、忽断忽续地送来了阵阵扰乱人心的木鼓声。门开了，闯进来了一个同志，他打断了我的话说：“艾布月负伤了，找你来了！”

我心中一怔，问道：“他说了什么没有？”

“他什么也不说，你快去吧！”

我一回到住处，就看到艾布月低着头坐在那里，同志们在为他包扎伤口，还烧着火烘烤他那泥湿的身子。艾布月见了我，站了起来，一把搂住我的脖子，含着泪花就：“解放，我的阿妈完了！”

原来我们走后的一个早晨，敌人借着浓雾袭击了他们的山寨，当时艾布月不在家中，因为他接待过我们，敌人就点燃了他家的草楼，当他回到家中时，草楼已烧成了灰烬……

在另一个山寨中，艾布月追上了敌人，愤怒地拔出腰刀向敌人冲了过去。

刀光里溅着敌人的黑血，连敌人也没有料到会受到这么突然的袭击，慌成一片。而当他们发现艾布月只有一个人时，便匆匆忙忙地开了枪，子弹打中了他的手臂。艾布月借着家乡的熟悉的山路和青竹丛林的掩护，逃出来了……

艾布月几滴热泪滴到我的脖子上，我的心象被谁撕扯着。看着艾布月，我们又想起了那充满情谊的草房，善良、瞎眼的作伕母亲，不由得牙齿咬得吱吱响，拳头捏得发痛，下决心要为艾布月报仇。

没有多久，我们侦察到了这股敌人的动向：他们住在离我们几十里地以外的一个部落里。但是敌人愈来愈狡猾，步哨放到了几里地以外；要想捉住敌人，就得出奇制胜。

我們穿过山岭、幽徑，赶到敌人盘踞的山寨时，山寨还被一片宁靜的晨霧籠罩着。

艾布月持着腰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想起他那負了伤的手臂，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他就向敌人的哨兵扑过去了。

战斗迅速地打响了，天色越来越亮，我們全歼了敌人，胜利了。这场战斗是激烈的。开始时，艾布月的影子，老在我的脑子里象火花一样閃現着，以后便沒有精力和時間再想到他了。战斗结束后，我没有見到艾布月。

一个战士告訴我：艾布月牺牲了！这是他亲眼看到的，他并且把我帶到他牺牲的地方，在那里我拾到了艾布月遺下的腰刀。

那个战士說，战斗一打响，他和艾布月就在一起，解决了一个竹楼里的敌人以后，剛出院子，便碰上了两个冒冒失失闖来的大个子敌人，因为近得快碰到額門了，他們便把武器一甩，跟敌人抱着滾打起来。他用手榴彈砸碎了那个对手的脑袋以后，正想去救艾布月，艾布月却抱着敌人滾到悬崖边上去了。敌人吓得慘叫着，双手抓住草丛不放。他叫了艾布月一声，哪能听得見呢？只見艾布月的腿一蹬，他們就都滾下悬崖去了。

我的心象被鉄錘子砸了一下。这座在寨子边的山崖好象人的額头似的鼓突出来，下面是綠森森的密林，树尖和我們的鼻子并齐。一陣晨风吹来，万树呼嘯，十分悲壯。我打算和这个战士下到崖底去，寻找艾布月的尸体。

“艾布月！”

“艾布月！”